

在三亚的崖州区,有一个从汉代沿袭下来的名叫崖城的古老城镇。城中的东关骑楼街街尾,有一条始建于民国初年的街道。1936年,一位名叫林時利的匠人在这里开张了自己的打铁铺。从此以后,陆续有打铁铺在这里聚集起来,最繁盛的时候,200余米长的街道上有多家铁匠铺。久而久之,人们就把这条街称作打铁街。

如今打铁街上,仅存一家铁匠铺,开店的老匠人是林時利的小儿子林呈健。当年父亲打铁到80多岁,如今75岁的林呈健,依然维持着父亲留下来的铺子,成为整条打铁街相传最久,也是整个崖州古城留下来的最后一家铁匠铺。

打铁街11号 锤声孤独

打铁街藏在骑楼老街深处,说是街道,其实更像一条小巷。不起眼的打铁铺,让我们差点错过。打铁街11号“林時利”铁匠铺是一栋骑楼式的两层楼房,外墙上镌刻的“林時利”三个字已然斑驳不清。一楼的大门上头,贴有红彤彤的对联,写着“岁岁平安满唐春,年年如意全家福”。这大概是整个楼房内外最新的物事了。正面门廊边缘加盖了铁皮棚,挡住半幅阳光。右侧门廊则悬挂一席竹制门帘,两厢合围出一片阴凉之地,打铁的工作台就设置在这块区域中,包括石头围起来的炭炉,打铁用的石台和一个长条形蓄水石槽。

凡此种种,都还保留着手工制造痕迹,诉说着近百年岁月中铁匠之家的情怀和荣耀。

下午三点半,依然热辣的阳光斜斜打在门帘一半的高度。75岁的老铁匠林呈健和40岁的徒弟李主平一起,从屋里搬出了139斤的铁砧板,固定在屋前打铁作业区的石台上,又提出一个绿色的电动鼓风机,安装在炭炉的一侧。即使这个电动鼓风机里外都透着一股“工业化的气息”,好像与手工制作的环境不搭调,但它也有12年的历史了。

林呈健头戴圆帽,鼻梁上还架着老花镜,穿着露胳膊的坎肩,和一条蓝色工装长裤。尽管已到古稀之年,他的胳膊仍然有着常年打铁练出来的结实形状。

他的工具箱里,躺着二十来把不同大小的铁钳和锤子。那块139斤重的铁砧板也是林呈健的老伙计,由一整块T型的生铁铸成,一头是长方形的砧台,用于一般的用具打制,由于常年使用,厚厚的边缘都卷了起来了。另一头是尖柱形状的,用于敲打圆环状的铁具,这样简单的构造,足够适用于所有的打铁需要。

铺子里还摆放了其他用具,如老虎钳、手摇钻头、报废的手动鼓风机箱以及各式各样的铁柱原材料。手拉鼓风机箱的风力强劲,不过操作起来可真是个力气活,记者尝试着拉动手柄,来回十数次之后已然力竭。当年六十多岁的林呈健为了将铁具烧红,要这么一下下拉个十来分钟。

林呈健拿出客人留下的一把



打出毛坯后林呈健老人还要通过仔细锤炼,才能出成品。

最后的
铁匠铺
百年打铁街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 图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



林呈健李主平师徒俩要一起配合才能打铁。

锈钝的锄头,准备对它进行修剪和打薄。“这把锄头是我二十多年前,用汽车底盘的钢板打出来的,结实又有弹性,客人不舍得扔掉,又送过来修一修。”

老匠人先把锄头放入炭炉中。他不时用铁钎将烧红的碳粒拨弄到锄头上,将之彻底烧红。在电动鼓风机的加热下,要烧红一柄铁锄头也需要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。“打铁这门技术不难学,关键是掌握好烧制的火候,打铁的力度和冷却的时间,特别是要打一把上乘的刀具,这三点尤为重要。”

当热铁烧出了如同太阳一

样耀眼的亮红色后,林呈健一手用铁钳牢牢夹出锄头,固定在铁砧板上,另一手持着短柄的铁锤顺着烧红的部分往锄头边缘打。

亲眼看过打铁后才知道,这是需要两个人来配合的活儿。师傅的锤子点到哪,徒弟的大锤就打到哪。林呈健和李主平两人配合敲击,“乒、锵、乒、锵”的打铁之声,初听之下单调,一旦细细去捕捉,就能发现两柄铁锤敲击力度的轻重不同,所带出的节奏也富有变化。

伴随着厚实的金属之声,每一锤落下,那金红发软的锄面

就飞溅出数点溶液,混杂着匠人的汗水,一点一点变成合适的形状。

每一次拿出来的热铁,不到一分钟就慢慢降温恢复原色了,铁匠需要抓紧这点时间打制,然后再次放入炭炉中煅烧,再拿出来继续打。如此反复数次,才能把一个原材料打制出大样,然后再用小锤子在细枝末节的地方修一修,让棱角之处更圆润,凸起的地方更平坦。

最终的成品要投入水槽中冷却。热铁甫一入水,立即有细密的气泡从深处跳跃出来,冒出大量的水汽,滋滋作响。到此,整个打铁的活儿就结束了。

“林時利”铺子举步维艰

解放前后,整个崖州城和周边农村居民,都是打铁街的顾客。周围还居住着不少黎族苗族农民,常常要上山砍树,打猎,他们的生产工具每年都要拿来打铁街翻新一次。当年打铁街生意繁盛时候,整条街上一天到晚都是乒乒乓乓的敲击声,热浪滚滚,汗流浹背,师徒二人相对的身影,也成了街头巷尾的风景。

如今,也只有普通五金店买不到的用具,如瓜柱洞钎、铁撬棍之类的农业工具,才会找到打铁街,来老林家请他开工。

“手工打铁收费是要比外面高一些,但是打出来的东西很结实,不容易变形,用很多年都不会坏。”林呈健说,像是修理这把锄头,手工费是40元,而如果打制一把新的锄头,则需要80-120元,“群众的心中有杆秤,普通的工具就去五金店买,想要好的,就来我这里打。”说起自己吃饭的本事,老先生十分自信。

林呈健从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打铁。改革开放后,打铁街上的其他匠人纷纷转行,改做其他生意,而五金店的流行,让各式生活、生产用具更加便宜易得,“以前就连修房子要用的那种铁钉都来铺里打,打出来的四方钉很好用,现在的钉子质量没有以前的好了。”古法打铁的手艺也在工业化时代下正在逐步消失,当年林呈健曾希望儿子传承他的手艺时,儿子反问他,“打铁能有汽车开吗?”林呈健一时无言。

如今林呈健的年纪越来越大,打铁这个重体力活儿,已经不适合他了。大部分时候,林呈健是一位养养花、逗逗鸟的古稀老人,住在铁匠铺旁边新盖的楼房里。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,两个老人在自家开了一间小杂货铺,一天几十块的收入,当做是打发时间,有儿子寄来的生活费,日子过得还算清闲。

但是这一条打铁街就只剩下“林時利”一家铺子,如果他再关闭,上百年的打铁街就真的名存实亡,只留在人们的回忆里了。

有关部门希望他作为古老工艺的传承人,能够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角度把铁铺坚持下来。“能做多久是多久啦,虽然现在也不靠打铁吃饭了,但是隔个三、五天的还是有人来找我修菜刀、锄头这样的工具。”林呈健坐在自家椅子上,看着门外的洒满阳光的街道,徐徐说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林呈健的徒弟李主平,也是他的外甥,跟着林呈健打铁20多年。当记者问,如果师傅不在了,你会不会接下他的手艺继续开下去?

李主平苦笑,“打铁至少要两个人的,没有人愿意跟我学打铁,我一个人也做不来。”除了帮师傅打铁,李主平更多时候是和妻子一起在街角卖虾馍,这才是他们的主要营生。

印章背后的故事

说起来,这家铁匠铺的至宝,是一枚刻有“林時利”的铁章。

它长得和一般的印章可不一样,长长的手柄像是铁钳,扁方形的端头又和锤子有些相似。在“锤头”的一面,凹凸不平地刻着“林時利”三个字。

就是这枚印章,加盖在每一把新打制的铁具表面,象征着“林時利出品”。林呈健至今还沿用这个铁章,传承了老林家两代交替的荣誉。

铁章的背后,是这个品牌的诚信,是对工艺和质量的讲究。林時利当年在打铁街是有口皆碑的匠人,因为讲究做工、用料上乘,在一条街八、九家铁匠铺的互相竞争中,也能保持红火的生意。

林呈健也继承了父亲的好传统。寻访那天下午,当他修好了一把锄头和两根瓜柱洞钎,关了炉准备收工时,一名街坊的邻居骑着电摩赶来,拿着一把掉了手柄的菜刀,请林呈健重新装上。他没有多说,又重新点火开工了。我想,街头巷尾的好口碑,就是从这样的细节中积累起来的吧。

崖州古城的骑楼老街,历经百年风雨洗礼,因年久失修,不少房屋已经瓦残檐破,甚至坍塌了一角。居民们多数搬进了新盖的楼房。而在那工匠时代流传的骑楼建造技术,如今已经失传。打铁街最后一位铁匠,在自己风烛残年的时光里,还在勉励维持着这门古老而传统的手艺。

“政府应该保护打铁手艺,让它作为一种示范性的古法工艺保留下来。”打铁街一位72岁的老先生对着记者唏嘘。📷



简陋的炉灶。



现年70多岁的林呈健老人在生炉子。